

福建院士专家风采

福建省院士专家工作中心 协办



“生命卫士”，使命必达！

——访福建省立医院副院长、福建省急救中心主任陈锋



“120”，被誉为城市的“生命线”，承载着一个城市数百万人口在面临紧急救援、灾难、病痛等生命威胁时“生还”的希望。无论晨曦中，还是夜色下，只要有120救护车穿行在大街小巷，就必定有这么一群人，和时间赛跑，和死神争先！而他，从业以来，就一直冲锋在守护生命的第一线，牢记护佑生命的初心，坚守医者仁心的职业信仰。

他是陈锋，从事急诊工作逾33年，现为福建省立医院副院长、福建省急救中心主任、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（福建）队长、中国急诊医师协会常务委员、中华急诊医学学会全国委员、中华灾难医学学会常务委员、中国急诊专科医联体副主席。陈锋熟悉内科危重症的临床处置，在心肺复苏、急性心肌梗死、高血压急症等救治方面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；潜心于院前急救的建设与管理方面的研究，多次参与组织与实施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紧急救援。参加工作以来，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了50余篇论文，并获得多项奖项。2020年11月，陈锋被省委、省政府授予“福建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”称号。

从医初衷，永不言弃

为何选择从医？陈锋说，这是儿时的理想与愿望。小时候，他生病到医院就医，看到身穿白大褂的医护人员认真忙碌的样子，觉得非常了不起，心中种下了对医生这个职业崇敬、向往的种子。大学毕业后，他毅然选择了急诊科，希望成为一名为患者解除病痛的医生。

急诊室的工作危险重重，自1987年入行，陈锋在这里挥洒了33年的汗水和青春。不但要做好临床工作，还要兼顾教学、科研工作，不断学习最前沿的临床知识，向广大民众推广急救的科普知识。“因为接诊的患者病情都非常危重，短时间内必须立即评估病情和抢救，有时候短时间内抢救室同时来5~6个危重病人，我们连吃饭、喝水、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，恨不得有三头六臂。”陈锋说。

在陈锋看来，作为医生，实际工作中需一直践行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理念，时刻把病人的痛苦放在心上。2005年，某研

究机构发生光气中毒事件，当时共有560多人直接接触光气，出现临床症状的超过400例，救治难度之大可想而知。当面临被二次染毒的风险时，陈锋和其他医务人员始终没有退缩，战斗在一线，成功挽救了中毒者生命，没有一人死亡，创造了奇迹。但在此期间，有65名医务人员二次染毒。这次急救经历给陈锋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，更让他感受到了生命的可贵以及医务人员重大的责任。

目前，福建省急救中心拥有急诊科、120指挥调度中心、急诊抢救室等10余个临床科室，急诊彩超室、急诊放射科、急诊CT室等6个独立设置的辅助科室，还开设了完善信息化的院前院内一体化的胸痛中心、创伤中心、卒中中心等，急救水平有了质的飞跃。

“福建省急救中心经历了从无到有、从小到大、从弱到强的奋斗历程，我们所采取的依托型急救中心模式，在全国急救中心采用率达82%，这是十分让人自豪的，同时我们也是全国最早开办急诊医学

本科教育的单位。”陈锋说，最让他欣喜的是工作获得了人民群众的肯定，所在医院获得全国群众满意的医疗机构的称号。

“生命是脆弱的，一个疾病，一次突发事件，都可能让生命逝去；生命也是顽强的，人类始终和疾病作斗争，医生要做的，就是一和病人携手战斗。”

全力以赴，打赢抗疫攻坚战

庚子年春，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。陈锋作为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（福建）队长，也是福建省派出的第八批援鄂医疗队省立医院领队。在国家和人民最需要的时刻，他义无反顾成为“逆行者”。

2月的武汉，寒气袭人。原本1000多万人口的城市变成了一座空城，路上基本没有人，也没有车，让人心生悲凉，这是陈锋初到武汉的感受。

据陈锋介绍，他带领的援鄂医疗队是整建制队伍，在出发前就做了打攻坚战战的准备。“在人员配备上，队伍由138人组成，包括重症医学、急诊医学、感染病学、呼吸

病学、心血管病、中医科等专科医生，还有院感、放射、超声科等医技人员，护理人员 and 行政管理人员，是一支应急性强、综合实力突出的多学科队伍；在设备上，医疗队携带了ECMO、呼吸机、除颤监护仪、便携式超声仪、心电图机等救治设备，可以临时组建重症医学科；在保障上，携带了一定量的防护服、口罩、常用药品等，可以满足短期需求。”

出发前，陈锋和医疗队其他同事心中都曾因未知而感到不安。他直言：“新冠肺炎是一种全新的疾病，它的发病机制、诊疗措施，甚至个人防护，在当时都是不太明确的，作为对病情最了解的医务人员，要说不害怕、不担心，那是不可能的。但既然穿上了白大褂，奔赴在最前线，容不得再多想，唯一的信念就是全力以赴救治病人。”

陈锋回忆，在武汉期间，尽管队伍有138人，但每天仍需排三个班次，每次进驻时间6~8小时，这几个小时里队员们全程穿着密闭厚重的防护服，病人又极其危重，因此工作强度非常大。尽管是寒冷的冬天，队员们下班后也是衣衫尽湿。

当问及此次援鄂行动中遇到的难题时，陈锋坦言：“一入武汉，医疗队就面临三个困难：第一，按国家卫生健康委要求，我们于抵达的第二日下午4时必须接管64张床位重症病区，此时距医疗队抵达驻地刚过20小时；第二，防护培训时间的压缩；第三，全新的环境、全新的病房、全新的病情、全新的流程……”

面对这些困难，陈锋一方面迅速动员，激励大家用强烈的职业使命感克服困难、战胜恐惧，迅速投入战斗，与病魔抢时间。同时即刻改变培训模式，采取全员培训与重点培训相结合，由医疗队医院感染专职人员现场培训为主，并邀请医院前期抵达的医疗队同事现身说法、讲述经验，按进驻医院的医护组顺序针对性强化，做到人人过关。另一方面，他坚持“领导带头、党员在前”的原则，迅速进入隔离病房，边熟悉病房流程，边启动临床诊疗，医疗队按照危险分层迅速分组、分级管理，大家紧密配合，迅速完成了病人接收、安置、救治、安抚的全过程。

据了解，这支医疗队一共收治患者90

人次，其中重型、危重型达85%。经过精心治疗，危重型、重型转轻型比例达70%，治愈出院超过50%，取得了较好的成效。

心系一线，温暖后方

在武汉的每一天，陈锋都感到十分难忘，他们争分夺秒地救治病人，也时时刻刻被武汉人民感动着。2020年3月10日，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时刻，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湖北武汉，考察疫情防控工作并发表重要讲话，极大地温暖了人心、增强了信心、凝聚了民心。“当时，听到习总书记要亲临武汉考察的消息，作为一名医务人员、医疗队领队、临时党支部书记，我很激动，也非常感动，感觉总书记的心与全国人民的心，与医务人员的心是连在一起的，感觉几十天的努力和拼搏都值得了。”

作为医生，奋战在抗击疫情的最前沿，家人的担心与不舍在所难免，但纵有万般不舍，也抵不过责任在肩。陈锋表示，他与队员们在前方放不下的也是浓浓的亲情，会通过多种方式时常与家人联系报平安。

有人用取得成果来形容陈锋此次带队援鄂行动的成功，但在陈锋看来，用收获这个词更为合适。他表示，最大的收获是救治了大量病人，收获了顽强的战斗意志和深厚的战斗友谊，同时也收获了病人的认可和同行的首肯。

2020年3月31日，陈锋团队接到上级指示，于当天撤离武汉。“圆满完成援鄂任务，当地赠送给我们凯旋旗，我们使命必达！”陈锋说，刚到武汉时的紧张、踌躇、悲凉，已全部消散了。“这是一段非常难忘的人生历程，让我更加坚定了从医的坚定信念，坚定了服务人民健康的人生理想。”

陈锋的实用“医嘱”

针对当前的疫情防控情况，陈锋给我们开出了一份实用“医嘱”：首先，做好各项防控措施，戴口罩、常洗手都是非常有效的预防手段；其次，尽量少去人群密集场所，减少人员大面积流动，不聚餐、少集会；最后，近期出现了一些因冷链传播的本土病例，说明物传人的风险在提高，也应引起高度重视。（通讯员 邢桂岚）

福建技能大师风采

福建省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 协办

2019年11月，时任福建省委书记于伟国率领福建省代表团出访日本，将一幅文创漆艺作品《家园·三坊七巷》，作为省礼赠予日本福建经济文化促进会保存留念。

《家园·三坊七巷》漆艺作品描绘了老福州的坊巷纵横、白墙瓦屋和曲线山墙，布局严谨、匠艺奇巧，融人文、自然景观于一体。

该作品由周榕清监制创作。周榕清是福建省漆艺大师、闽江学院美术学院教授、温州大学硕士生导师、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，担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漆艺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、福建省美术家协会理事等职务。

2019年7月5日，外交部福建全球推介活动当天，群贤毕至的外交部南楼，俯仰之间皆“福建元素”。在其中的非遗馆内，周榕清创作的《土楼家园》——以南靖土楼“四菜一汤”为题材的漆画作品夺人眼球。而早在2018年首届“进博会”期间，周榕清的漆画《春和景明》就已惊艳了国家领导人的会客休息室。

周榕清与漆艺的故事，可得慢慢细说。

与漆艺结下不解之缘

画画是周榕清童年最美好的记忆，留学欧洲的老一辈油画家周碧初先生的故居和他家毗邻。由于当时的他年纪太小无缘拜识，但从小便听到许多有关周老先生的传闻和故事，使他萌生成为画家的强烈愿望。

孩童的周榕清对艺术充满兴趣，就连家里的报纸、剪报都成为他爱不释手的临摹样本。“我平时就拿着家里的报纸、剪报等自己临摹着画，平时用一些课余时间自己画画，像做作业似的，将自己的画交给自己。”周榕清满心欢喜地说。

小学时，周榕清的处女作《农家大肥猪》被老师贴到当时家乡最繁华电影院院的橱窗里，当他把这一消息告诉家人和同学时，那种满足感和成就感至今令他难忘，从那时起他绘画的天赋就压抑不住地迸发。

高中时，周榕清因缘进了学校美术兴趣小组，从此，更坚定了一生从事美术行业的信念。“那时候我看到师哥师姐们考上了各类大学，才知道原来凭借艺术也能上大学。当时就觉得，艺术应该就是自己的人生目标。”于是，他更加刻苦勤奋，凭着自己的才华，于1991年考上福建师范大学美术系，随后攻读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首届硕士研究生，并于2002年顺利毕业。

人生会有很多转折点，周榕清的艺术生涯也不例外，在习画多年之后，他选择

转入漆艺领域深造。

“记得我在上大学三年级时，对中国民间漆艺有着浓厚兴趣，特别喜欢福州脱胎漆器上大漆的高贵质感和表现力，因此白天上油画班课程，晚上偷偷自学漆画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渐渐地被大漆‘如漆似胶’地‘粘’住了。因此也将对油画的兴趣逐步转移到漆画创作上。”周榕清回忆道。

漆是典型的东方代表，漆艺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。周榕清认为，西方大师与中国人所画作品的差距不是技巧上的差异，而是社会空间、社会环境的差异。因此，他思考着，是否应该选择一个能代表东方的新媒介。

经过重新审视，他最终选择了漆艺。神奇的是，他早与漆艺有着不解之缘。“我的母亲是一个刷漆工匠。在通常情况下，人体对漆会产生过敏反应。当时我母亲全身过敏得非常厉害，我心里也对漆充满了恐惧。后来要做漆艺的时候，心中还是很迟疑的。因为如果我也像我母亲那样过敏，我估计就很难往下做。后来试了一段时间，发现我竟然不过敏。这其实就是母亲种下了一个因果关系。母亲强烈过敏，身上的抗体刚好传给了我。”

如今的周榕清，已成为当之无愧的漆艺大师。他的漆画《清心》获上海世博会中国美术大展优秀奖，漆画《佛光》在中国工艺美术“百花奖”荣获金奖，漆画《当代一状态》入选第十一届全国美展，漆画《古田会议会址》《风展红旗如画》等多幅作品

由国家级、省级博物馆、纪念馆收藏……

对漆画来说，每一次易稿，工程量非常巨大。“虽然创作过程包含大量反复性的工作，但这是我自己对艺术和文化的追求，所以我很踏实快乐。每天的生活都与漆融合在一起。”周榕清表示，漆画目前还处于初期探索阶段，它来源于油画、版画、国画、雕塑等艺术因素的影响，还未形成完善的知识体系。但作为一种艺术样式，关键在于要创作出能感动观众的好作品。

在漆艺领域，周榕清依旧在不断探索，也在培养着下一代人，传承漆艺文化，彰显家国情怀。

心怀乡愁的底色

周榕清的漆画创作，大约经历三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，是从1993年至2005年，重在表现对故乡土楼的乡愁、依恋。

第二个阶段，是从2005年至2008年，以土楼作为绘画语言的一种符号，结合传统山水画的特点融合一起，表达他对天人合一的一种思考，代表性作品如《禅意山水系列》。

“第一、第二两个阶段，题材上相承相连，或许可以归为一种乡愁作品，即土楼摹写和山水的思索。”周榕清说。

第三个阶段，则是从2009年至今。由于对外艺术交流渐趋频繁，反过来激发了他对历史文化的多角度多侧面重新认识，他开始从中国古代传统壁画中汲取营养，寻找新的漆画艺术载体，用漆画创作对天、地、人的思考进行诠释。从源自故土的《土楼》系列乡愁作品，到《丝路妙音》系列作品，可以看出在古今中外文化的影响下，周榕清的艺术创作不断否定再否定，但是对艺术追求和人类精神家园，仍然孜孜不倦地守望。

“周榕清的作品充满了诗情画意，充满了纯净和深邃。从自然家园到精神家

每天的生活都与漆融合在一起

——记福建省漆艺大师周榕清

园，这是周榕清作品的演变轨迹，他的作品叙述着一段段关于历史、民族和家族的记忆，叙述着对故园挥之不去的缱绻眷恋。”著名美术评论家、福建省美协常务理事林公翔评价道。

无论什么时候，周榕清都有心怀乡愁的底色。在他的早期作品中，离家求学的他，乡愁在画笔下成了一座座土楼。后来他离开祖国，前往东京艺术大学做客座研究员。在不同的国度里，此时他的乡愁更为浓重。

“在那里，我对中国的艺术反而产生更大的向往，我在思考中国要如何展示独特的艺术语言，要以什么样的题材作为东西方载体的融合，所以当时就选了一个题材——妙音妙系列。”

在东京艺术大学开办的展览中，他的这系列作品获得许多高级教授和专家学者

的好评，而后在许多国际展览中不断呈现。

“我还有一大批作品正在完成中，我准备带着这批作品，在推进‘一带一路’发展的过程中传播东方文化，用漆艺去表现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文化。”周教授满是自豪地说。

激情所至，20几年来，周榕清几乎每天早出晚归，有时为了创作夜不归宿，甚至连女儿出生、父母生病时都无法好好地陪伴左右。

“我对艺术的钟情与至爱很少有人会理解，每幅作品我都把它们当成儿女，那种孕育和生产过程中的艰辛和喜悦只有自己才能深切体会。”周榕清感慨道。

“路漫漫其修远兮”，艺术探索之路无疑是艰辛和困苦的。凭着勤奋与执着，周榕清自信，一定还有更多优秀的作品问世。（通讯员 吕晓艺）

